

爬格子的收获

一般来说,我们学生时代按照作业本上的格子练习汉字、写作文,或文字工作者在稿纸的方格内撰写公文、写新闻稿和文章等,便俗称“爬格子”。有时,大家也会用“爬格子”来形容勤勤恳恳、孜孜不倦的写作过程。

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,通信设备很快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。互联网的普及,极大地提升了各行各业的办事效率。现实生活中,写文章,直接在手机、电脑上打字、排版、输出,一键就能够轻轻松松完成。我一直觉得小有收获的“爬格子”技能,似乎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,我从零开始,自学新闻采写知识,读报纸、听广播,慢慢琢磨新闻稿件的写作手法,尝试着拿起笔“爬格子”,还利用休息时间,阅读《新闻写作》《采访技巧》等书籍,虚心求教,提高写作技术和水平。

起初,我采写的新闻稿件经

邮局寄出后,许久都未能见诸报端,也杳无音信,犹如石沉大海一般,面对如此窘境,自己倒还十分坦然,毕竟干“爬格子”写新闻的事纯属个人业余爱好,没有任何指令目标和计划安排,完全依靠自我约束,既然选择了这种心仪的技能,就应该心甘情愿地付出。

一次次失败,我并没有气馁与灰心,而是愈挫愈勇。平时,一边总结写作技巧的不足,继续深入采写稿件,一边虚心向同行们请教写稿时遇到的疑难问题,有机会还不辞劳苦地坐公交车、骑自行车,直接去报社送稿子,面对面观摩编辑、记者修改和提炼的过程,聆听教诲,从中受到教益。在此基础上,自己积极研读新闻写作专业知识,吸收新鲜营养,慢慢积累经验,逐步从有“萝卜条”“豆腐块”大小的文字

见报,到每年近百篇稿件在各类媒体上发表,感到莫大的欣慰,也收获了“爬格子”的乐趣。

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要想多写稿、写好稿,远比职业记者困难得多,光有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,我觉得一个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、专一行,干就干出个名堂来。工作中,总是挤出时间走进社区、村湾、田间地头,身上带着笔、本子、照相机等三件“宝贝”,发现有价值的线索、素材,就顺手记录或拍摄下来,先就近打好草稿,再认真进行修改,不管稿子的长短,都必须一字一句一标点地仔细誊正在稿纸上。久而久之,尝到调查、学习、思考、写作的甜头。

几十年来,我的工作部门、岗位和职务有了多次变动,无论干什么工作,都能始终如一地爱岗敬业、恪尽职守、无私奉献,而

且钟情于“爬格子”,默默地笔耕不辍,既保持腿勤、眼勤、手勤、口勤、脑勤,捕捉新闻线索,又发扬钻劲、闯劲、韧劲、巧劲,一路勤勉,一路耕耘,收获了新闻写作水平和业务能力质的飞跃。

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,我痴心未改“爬格子”的良好习惯,采写稿件和创作作品几乎占据了个人的大部分时间,将打扑克、玩麻将、闲吟天的时间运用起来,做自己钟爱的事情。

这些年,我与时俱进,积极适应新的形势,坚持用电脑打字、上传电子邮件,自己偶尔也会拿起笔来,依然用保留的稿纸工工整整地“爬格子”,写点文字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,增添茶余饭后的快乐滋味,在年复一年勤奋笔耕的同时,从中不断学习和积累,感受进步的喜悦,体验退休之后“爬格子”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

作者:吴永寿(65岁) 汉阳区龙阳街道汉城社区

只把年龄当数字

20年前满50岁之时,心中陡然生出一丝惆怅:不经意间已是半百之人了,在年轻人眼中是“老人”了。去菜市场买菜,听到卖菜人喊:“婆婆,您要买点什么菜呢?”我说:“本来想买你的菜,你把我喊老了,不买了!”我径直绕开这个喊我“婆婆”的人,走到别家去买了。其实那时候,我除了胖一点,皮肤很好、头发黑亮,好多人说我显年轻,不像50岁的人。我每天在自家办的诊所里忙碌着,脑力体力并用,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并没有觉得很累。

61岁那年,我的第一篇散文登上了省报副刊,从此,每年总有

几篇散文上纸刊,使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乐趣,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“古稀之年”的老人了。有些人认为,70岁是“混吃等死”的年纪了,可我总觉得自己不老:依然喜欢写文章,依然喜欢外出旅游,依然喜欢学着手机视频号里做菜,依然愿意学习掌握一些新的知识。比如学会了手机缴电费水费燃气费,学会了网络打车,学会了看病网上挂号。

今年3月,武汉推出6元钱环城绿皮火车,可是车票只能在网上购买。于是,我询问了信得

过的朋友,他们告诉我下载一个12306App。第二天,我去电信营业厅询问,一个年轻女孩不厌其烦地帮我弄,结果显示我的微信名下有一个我从来没用过的电话号码,搞得我一头雾水,难怪我自己登录不了。年轻女孩帮我理清了账号和密码,并告知字母是小写才行。问题终于解决了,我提前一个星期买到了车票,并把时间、车号、座位记在小本子上,那一天顺利登上了绿皮火车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。绿皮火车

环绕着大武汉前行,透过车厢窗户,看路边杨柳依依,看樱花绽放,看湖泊水波荡漾,看大桥贯穿南北,看黄鹤楼耸立云霄!爱了,爱了!生我养我的大武汉!心中有爱意,景色无限好!七十岁怎么啦?年龄只是数字,不必自找恐慌和烦恼。我仍要热爱生活,热爱学习,探索未知。对了,今年我即将满七十大寿,要好的教授朋友说邀几个老朋友给我祝寿?我回复:心领了!我不能提醒自己是古稀之年了,我心理年龄只有十八岁哩!

作者:李丽芬(70岁) 武汉作家协会会员 江岸区百步亭社区

湖岸绿波

三月的风漫过东立国际环湖路,清寒未褪却失了凛冽,落在皮肤上,是掌心贴耳尖的温暖。湖边垂柳最先接住春讯:深褐皮下,米粒大的芽苞憋着劲往外顶,像藏了一冬的秘密。芽苞怯怯破壳,鹅黄未褪,嫩绿已萌,远望如烟,近看是光。那是水汽托着晨光的薄影,是风露调和的淡痕,是春呵出的第一缕“绿烟”。指尖轻触细芽,沾了湿意,是夜露未干,也是春芽初生的润。春风拂过,柳条微漾,湖岸便浮起流动的绿雾。青霭朦胧间,柳丝晃

得人眼晕,像无声的银铃轻响;退远了看,半黄半绿的轻烟氤氲湖岸,恍若大地初醒,睫毛上还沾着梦痕。韩愈写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这烟柳才是早春最诚实的笔触,洒出将生未生、似有还无的青。

晨光初透时最妙:露珠凝在梢头,像未启唇的密语,风一吹“嗒”地落进湖里,把柳影揉成软墨。柳条与倒影在水中交缠,如宣纸浸水,墨色未定,永

恒的春天便浮沉在这半实半虚间。那绿烟在眼角余光里一晃,像欲言又止的低语,不响,却入心。有人爱盛春浓荫,我独喜这绿烟。它比繁花静,比新叶轻,像少年懵懂的笑靥,以微光微凉轻轻叩门,你一驻足,清润之境便悄然铺开。春之起笔,原不在浓墨重彩,而在这缕浮于枝、游于水、栖于眼波的薄霭。“淡淡著烟浓著月,深深笼水浅笼沙”,三月的柳从水墨深

处踱来。美在游移,在氤氲,远观成画,近观成烟,聚烟成诗。“柳如烟”从不是修辞,是眼见为实的春意——那半黄半绿的嫩意,把万物初醒的神韵,氤氲成人心底不散的薄霭。原来春意从不是扑面而来,是风里一缕绿烟,是水边一痕青霭,是你忽然停步时,心上轻轻漾起的微光。它不声张,却比万紫千红更久。最深的春,从不在枝头,而在你眼波流转间,那缕绿烟,早已悄悄住进了心里。

作者:许梅坤(72岁) 江岸区二七街道操场社区